

关注

众口难调调众口 人心难得得人心

经典电视剧是怎样炼成的

□ 闫伟



我爱我家

在不鼓励出门和不聚会的情况下,抗疫期间类型多样、风格多元的电视和网络视听节目为人们的精神生活带来满足与慰藉,不少百姓更是开启了“宅家追剧”的日常模式。这其中,一些经典电视剧,诸如《闯关东》《大宅门》《西游记》《父母爱情》等的线上线下热播,成为非常时期的一种别样现象,这也再次促使我们对于经典作品的奥妙进行深度解码。何谓“经典”?在我看来,“经典”是那些经过时间检验的“最有价值的作品”,其突出特质就在于经久不衰、历久弥新的艺术魅力,使不同际代的受众都能与之产生情感共鸣、心灵契合、精神互动、灵魂通连。那么,经典电视剧的艺术共性和创作命门又在哪里?对此,笔者尝试浅析一二。

精神意蕴:不着痕迹而又跨越时空

“文以意为主,意尤帅也;无帅之兵,谓之乌合。”做文章如果不立主脑,其必然落得一盘散沙、魂不附体。电视剧创作亦然。然而,精神内核的植入和表达,绝不是浅白的、说教的,也绝不是和内容“两张皮”的,而是要将其不着痕迹地贯注在情节铺陈和人物命运之中,润物无声地渗透于作品各要素中间,并抵达观众内心。正如王骥德在《曲律》中所言,只有深谙“盐溶于水”之妙,才能成就“用在句中令人不觉”的“一等事”。

纵观那些被人们所公认的经典电视剧,莫不是把精神立意潜移默化地地流韵在具有吸引力的“人”和“事”之中,让观众不知不觉地感受到信仰的力量、品格的光芒和人生的顿悟。多年前的《士兵突击》就是典型一例。当时几乎没有谁能够料到,一部没有爱情、没有明星甚至没有女演员的“纯男人戏”,能够红遍大江南北,今天仍被奉为经典之作。更没有料到的是,一句再普通不过的“不抛弃、不放弃”竟然成为影响至今的社会流行语。许多简单的人生信条,正是通过附着于其立体化、接地气的鲜明形象,使观众在真心接纳人物的同时也由自主地领略到其精神世界和人格特质,进而使充满正能量的价值观不只作用于军旅范围内,而是为全社会进行了精神补钙。可以说,作品的思想主题有如此强的渗透力和影响力,离不开与其人物依附体的无间融合。

与此同时,经典作品的养成还需要其精神价值的时空超越性,即以具有普泛意义的价值内蕴作用于人性层面,令不同时代的观众均可从中找到契合、寻到镜鉴。例如,距离首播已经10多年之久的谍战剧《潜伏》,之所以仍然令很多观众记忆犹新,除了紧张刺激的情节之外,更重要的是隐蔽战线的极端化环境,把人性的种种侧面进行了照亮和放大,而作为“人”的这些共性特质又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有所改变。因而,余则成、翠平等植根于各自人性底色的信仰之光,使当代的各类观众或多或少从中看到了现实中或理想中的自己。只有在人类共通的精神和情感上做足文章,作品才会具备经典的潜质。

生命况味:故事是生活的隐喻

从古至今,经典故事之所以能够经久不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中的情节建构暗含着某种深层的社会结构与逻辑、人物命运照应着某种普遍的人生图式与密码。编剧罗伯特·麦基在其享誉世界的《故事》中讲道:“故事大师对事件的选择和安排即是其对社会现实中各个层面(个人的、政治的、环境的、精神的)之间的互相关联所做的精妙隐喻。”作为荧屏故事的电视剧也是如此,好作品应当能让观众在一个虚构的世界中映照出真实的生活情状和人生体验。

具体来讲,优秀电视剧中常常散发出的生命况味便是“生活之隐喻”的集中体现。比如,被誉为我国“农村剧三部曲”之一的《篱笆、女人和狗》中,有一个面容沧桑、不苟言笑的典型中国农民形象——茂源老汉。面对儿媳妇“家那本难念的经”,他费尽心机也难“摆平”;遇到自己晚年生活的情感寄托,他在世俗眼光中考虑再三也不敢“任性”;虽然那只狗儿“花姐”与他形影不离,却更反衬出他的落寞和苦闷。从某种程度上,这一角色所表现出的人生况味已经超越了农民群体,而是所有老年人都会或多或少体验到的一种困顿和孤独。再如,至今仍被反复重播甚至“翻红”于春晚舞台的《父母爱情》,江德福和安杰在爱情和婚姻中的甘与苦、喜与怒、亲与疏,其实也是几乎所有家庭相处模式和情感轨迹的形象写照,这种具有共通性的烟火味让作品跨越了时空限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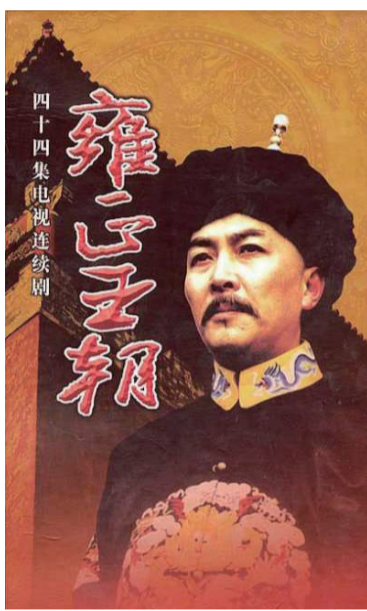
人生况味,说到底还是人们对于生命所共有的某些微妙体验,常常表现为“人人心中有,却个个口中无”。电视剧如果能把这种难以名状的心理感受,真实而生动地外化于故事,那么作品便有了魂魄、有了神韵,进而可以反复撞击观众心灵,并与其共振共鸣。

人性真实:在典型性和立体性中设置两难结构

众所周知,“人”永远是电视剧的最核心元素。有魅力的人物形象,是剧作成为经典的必备条件。若想将剧中人特别是主要角色塑造好,不可避免地要描摹到深邃的人性层面。如何到位且传神地表现人性?笔者以为有3个关键词不容忽视——典型性、立体性和“两难结构”。



西游记



雍正王朝

从某种角度而言,典型性也就是代表性,即剧中的某位主要人物,虽然看似一个人,其实能够代表一类人,应成为某个职业、某个群体、某个圈层的“浓缩体”或“代言人”。作为经典情景喜剧的《我爱我家》,之所以至今仍无可超越,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在人物的典型性塑造上几乎做到了极致。上世纪90年代的那个三代六口之家中,每个家庭成员与各自身份高度相符的性格和气质,使这家人成为千千万万中国普通都市家庭的形象缩影,让观众会心地在剧中看到自己、想到亲情、感到温暖、品到人生。

说到立体性,实际上不少人还对其有些歪曲的认识,误以为给高大上的正面人物随意植入一些小缺点、小瑕疵,便有了立体性。其实不然。真正的立体性人物,其优点和缺点、长处和短处,应如同“一枚硬币的正反面”对立统一于人格之中,并且其缺点是从根本上阻碍其达成目标的人格原因。同样,真正的人物成长,也是在不断正视、压制、修正自身缺点的过程中实现的人格完善与提升。例如《亮剑》中的李云龙就是这样,其优点和缺点尽管都很明显,但却是在人格深处互相依存、彼此对应的,不论立功还是犯错误,都是由于同一种性情元素在起作用,因而,这一人物才显得真实可感、神完气足。

倘若表现人性的真实,就必须用“放大镜”看清人性的本来面目,在此基础上对受众进行善的引导、恶的警示,才能更好地发挥电视剧的社会功能。然而日常生活中,几乎每个人都戴着厚厚的“面具”示人,真正面目很难被看清楚;只有在面对巨大压力之下做出选择和取舍之时,我们才能发现一个人的人性本真。因此,电视剧若要在人物塑造上彰显深刻与精彩,就要着力于人物在符合情理的前提下设置一些“两难结构”,如在情与法、情与理、亲情与爱情等貌似均有合理性的两者之间进行抉择。整个作品的精神深度,往往就体现在对多侧面人性的客观展现中所揭示出的崇高与伟大。

戏剧魅力:浓郁度和持续度兼备

好故事万万离不开戏剧魅力。一部优质电视剧中的故事,则需要兼具浓郁度和持续度的戏剧性。前者用来保证在娱乐方式日趋多元化的当下,将观众尤其是年轻观众有效驻留在电视机前;后者用来保证观众对于一部动辄几十集甚至上百集的剧作,能够保持长久的追看兴趣。

观察一部好剧可以发现,其从每个场景到每个序列,从每个段落到整个故事,既环环相扣又无繁枝赘节,通过每场戏所传达的正负势能之间的相互转化,循序渐进、由小至大地建构出“平衡—不平衡—再平衡”的叙述逻辑,用经得起推敲的因果联系对善恶美丑做出理性评判;也可以发现剧中人物塑造经常在表面与内里的反差张力中,在重重压力下的纠结取舍中,在立体深刻的多面揭示中,既展现出其情理之内、意料之外的行为方式、命运走向,又令人信服地彰显出其品质、德行、境界的是非高下。创作者只有在情节和人物的戏剧性营造上精耕细作,力求其有浓度而不狗血、有奇崛而合情理,如此便具备了“众口难调调众口,人心难得得人心”的经典之作的品质。

靡不有初,鲜克有终。电视剧创作者对于戏剧性的建构,最忌虎头蛇尾般地“瞻前不顾后”,致使很多开头别开生面的作品最终夭折于观众口碑与收视表现,更遑论成为经典。因此,一部电视剧的戏剧性,贵在播出过程中能够持之以恒、保持浓度不减。纵观不同年代的优秀作品,无论是以《雍正王朝》为代表的历史剧,还是以《大宅门》为代表的年代剧;无论是以《大江大河》为代表的现实剧,还是以《琅琊榜》为代表的传奇剧,均将戏剧魅力贯穿于作品始终,让观众在欲罢不能的追剧中纵享“好戏”带来的心理满足和精神愉悦。



士兵突击



闯关东



大宅门



琅琊榜



潜伏

评点

将「初心」诉求化为观众感动

——观电视短剧《家道颖颖之等着我》

□ 范咏戈



由中宣部宣教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单位创作拍摄的家风主题电视系列剧《家道颖颖》,主题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注重家教家风、弘扬中华传统家庭美德、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论述展开。该系列剧第一部《回家》在央视综合频道首播后,又在央视电视剧频道和若干地方卫视重播,收视率多次在全国同时段电视剧目中名列前茅,受到观众广泛好评,取得良好口碑。

作为《家道颖颖》第二部的《等着我》,4集体量的故事并不复杂。剧集据真实事件创作,讲述一位84岁的老人张成人(原名王成人)历时74年“寻母”的故事。抗战胜利前夕,张成人的父亲——一位八路军交通员在递送战报时不幸牺牲,母亲冒着生命危险接替父亲完成了任务,却再没归来。母亲临行前将儿子以学徒拜师为名实则“过继”给戏班里的地下交通员,因分别时母亲那句“等着我”的约定,才有了张成人74年的苦苦追寻。在漫长的人生岁月里,张成人牢记父亲“好男儿自食其力站着生,大丈夫以身许国不畏死”的遗训,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立功,复员后隐瞒战斗英雄身份,放弃国家安排的工作成为一名矿工。为收养3名矿难遇难工友的孩子他终身未娶。3个儿子及孙子辈在良好家风的沐浴下成长,“自食其力站着生,以身许国不畏死”。大儿子在对越自卫还击作战中为掩护战友牺牲,老二工作在高风险的珠海抢险工程队,老三是一名勤恳朴实的矿工,与父亲同住,视养父张成人为重生父母,报本反始,精心伺候,孙子们有的成为消防队员,有的作为医生奔赴抗击新冠疫情的前线……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涵,是时代的宏大主题。对于表现这一主题的创作来说,首要的是寻找到的好故事,将“初心”诉求化为观众感动。这是一个艰苦的创作过程。《等着我》好就好在故事形态好。剧集故事取自真人真事,但不同于单纯纪实的是,剧集以真实历史事件为基础,采取了纪录片和剧情片相融合的表现形式。《等着我》以“寻母”为主线串起几个历史时代,展现了多样化的生活场景,通过讲述张成人坚守父亲留下的家训,将普通人的命运与历史时间节点紧密联系起来,生动地表现了家风与个人、与社会、与国家命运之间的互动关系,有着强烈的家国情怀和厚重的文化底蕴。剧中人物无私的大爱真情,以及接地气的浓郁生活气息,镜头推摇之间催人泪下、引人向上。剧集之魂是一个清晰地、有张力的贯穿全剧的主线索,就是84岁的主人公寻找失散74年的母亲。谁都知道以不可能,而又都想了解悬念的结局,形成欲罢不能的观剧期待,让观众分享着故事的魅力、张力、泪点、看点。古往今来“寻母”的故事不计其数,《等着我》却是一个不同于一般的寻母故事。主人公张成人的父母是为民族、为国家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前辈。他们或为革命壮烈捐躯,或因革命忍痛别子。张成人作为烈士遗孤,无论是以后参加抗美援朝,隐去战斗英雄身份去当矿工,以及一生收养3位矿难工友的孩子,都源于他的“初心”:不忘父亲的话“好男儿自食其力站着生,大丈夫以身许国不畏死”,剧集成功塑造了既为烈士遗孤也是革命前辈的张成人的形象,在一个普通人身上、一个普通家庭里生动地诠释了“不忘初心”的主题。

尤为可贵的是,剧集故事单纯却不单一,呈现的内容十分厚重。70多年中,张成人经历了战争与和平建设时期,也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和改革开放、抗美援朝战场上的“风烟滚滚唱英雄”,困难时期矿工为国家分忧以及新时代中张成人的孙辈们的理想、择业选择与互联网时代的生活方式……无论是朝鲜战场的激战场景、五六十年代西北煤矿的简陋,还是当代都市生活的繁华,都具有强烈的画面冲击力。剧集以一条“寻母”线索串起多个历史节点,从而达到了由简到繁,由单纯到丰富的统一。这就把一部短剧做成了一年年代剧,因此可以说,剧集不仅属于历史也属于当下。

剧中另一主人公张成人的孙子孙星是一个成长型形象。他在陪伴爷爷寻找太奶的经历中,逐渐了解了前辈的历史,理解了爷爷。他从在商场、健身房打零工到最终选择入伍成为城市消防队员,是一代青年在习家风下的成长,很容易与当代人产生共鸣共识。老戏骨罗京民、任天野,青年演员李德龙的表演都可圈可点。剧终,张成人如愿以偿地找到了百岁母亲,见到慈母时的百年一跪感人泪下。母亲把保存了70多年的父亲的遗物交给他,写在发黄变脆纸上的遗言……这些都带有现实关怀的象征意味。《等着我》剧情是现实的也是浪漫的,这是一部以浪漫主义精神观照现实的优秀剧集。

《等着我》的“小中见大,短中见长”似乎在当下电视剧创作中成为一股清流。不仅有家国情怀的硬核故事,还有生动感人的剧情,而这部电视短剧只有4集,4集能够讲清楚一个生动的故事,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没有任何拖泥带水极为难得。它使人们想到改革开放初期经典电视剧《蹉跎岁月》,该剧由长篇小说改编而来,只有4集却影响了好几代电视人。当下一些电视剧靠“掺水”拉长篇幅引发观众吐槽。这一点上要为《等着我》点赞,它为创作精品电视剧作了一次示范,及时满足了重建家庭伦理的观众需求。